▲賀成的人物畫作品 本報攝

賀成南京展國畫

▲以人物畫見長的江蘇畫家賀成 本報攝

【本報記者陳旻南京二十五日電】一部描寫江蘇知名畫家賀成的文學專著《丹青賀成》於今天上午在南京首發，賀成畫展亦同時在此間舉行。

《丹青賀成》以畫家賀成從藝以來主要精品力作的創作歷程入手，倒敘式地回溯了畫家從藝以來的藝術軌跡。在書中圖文並茂地生動記敘了賀成向內地繪畫大師們學習、問道的趣聞故事，折射出畫家獨特的藝術追求經歷和異乎尋常的繪畫觀，及其對生活、對師長、對親人的眞情實感。

賀成爲中國畫學會理事，國家一級美術師，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，二〇〇二年被全國政協評爲「江蘇十大優秀畫家」。他以中國畫人物畫爲主，兼工山水、花鳥、書法，傳承拓展「新金陵畫派」。作品《馬背上的歌》獲一九九三年中國畫大展一等獎，《前夜》獲首屆江蘇美術節金獎，《欲與江山共嬌》在今年江蘇首屆文化藝術節美術精品展獲獎。今年九月十七日，賀成專程赴港參加由中華文化藝術學會舉辦的大公報創刊110周年「中華翰墨」書畫展，他的繪畫作品亦爲香港市民所了解與喜愛。

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章劍華在致辭中表示，賀成作爲江蘇省國畫院的資深畫家，藝術創作上注重書畫並重，藝術作品厚重與唯美並重，此外，筆墨隨時代，傳承與創新並重，其作品既有很深的筆墨功底，又有很強的創新意識。

賀成在開幕式上表示，他追求的是在傳統基礎上不斷創新、不斷開拓，不斷有無愧於時代的新作品問世。

鼓王群英慶鼓樂節十周年

閻學敏：鼓樂從無到有遍地開花

【本報訊】記者周怡報道：敲擊樂演奏家閻學敏認為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，鼓樂在香港的發展可說是「從無到有」。「它就像一棵樹苗，從耕耘到灌溉，越發成熟，而它將繼續茁壯成長並遍地開花」。

第十屆「香港鼓樂節2012」期間，閻學敏將帶領他的學生演繹李眞貴、譚盾作曲的《鼓詩——爲一群中國鼓而作》，陳佐輝、余亦文作曲的潮州大鑼鼓《社慶》；其中一衆弟子、四擊頭鼓敲擊樂團、赤煉鼓樂團與香港中樂團敲擊樂聲部亦會參與，演奏《逐日》、《錦雞出山》、《秦王點兵》、《龍年新世紀》等樂曲；於二〇〇三年第一屆鼓樂節出生的小朋友更會登台表演；而在去年「香港活力鼓令24式擂台賽——未來鼓王爭霸戰」奪冠的黃宣寧也將帶來傳統京劇曲牌《夜深沉》，以此陣容組成的「鼓王群英會XⅦ」將共同慶祝「香港鼓樂節」十周年。

要快要準靠苦練

二〇〇三年第一屆「香港鼓樂節」，SARS正肆虐香港，閻學敏帶領近三千人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大型鼓樂演奏以「鼓舞士氣」，與香港市民一同度過了艱難的時期。如今走過了十年的「香港鼓樂節」，每年都以新的姿態呈現給越來越多的鼓樂愛好者及廣大市民。此次除了閻學敏及鼓樂新秀黃宣寧的獨奏，還有香港本地鼓樂團的表演，更有閻學敏徒子徒孫及鼓樂愛好民衆參與。閻學敏說，「每年都有不同的人，不同的節目，既給了學生演奏機會，同時也推廣了鼓樂文化，而今年會更加熱鬧」。

在演奏經驗、曲目積累、繼承傳統、中西兼顧及發展創新等方面，閻學敏爲內地和香港的敲擊樂文化事業做出了許多貢獻，並有他獨到的藝術造詣和文化底蘊。他認爲，敲擊樂靠的是雙手，「要快、要準」，要達到如此效果，必須經歷艱苦的訓練。

十歲開始學習打鼓的閻學敏，最初專修西洋敲擊樂，五年後，加入了中國中央樂團任敲擊樂手二十餘年。從西樂到中樂，閻學敏說自己是「被迫改行」，至今他與鼓打了近六十年的交道，在最初的時候其實並不喜歡它，但漸漸地從投入到研究再深入，他發現與敲擊樂之間的一切，像是因緣巧合，也是機遇，「如同命運的安排」。

擂台賽發掘人才

一九九八年閻學敏發行了第一張個人專輯《炎黃第一鼓》，翌年發行另一張《一鼓會群英》，二〇〇五年推出了獨奏會專輯，當中有廣東音樂、京劇曲牌、西安鼓樂等各地域的音樂類別，對於出生在北京的閻學敏，卻將各地方特色的音樂完整演繹，「我在不斷地練習，認眞地練習。」閻學敏說，一個優秀的敲擊樂手，除了有充足的時間練習，還要有一定的熱情，最重要的是遇到一個好老師。

參與內地及香港多次鼓樂比賽和演奏，現亦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、香港演藝學院及浸會大學，閻學敏發現香港主修敲擊樂的學生相比內地的學生而言，水平有一定的差距，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的學生不夠努力。「各種功課壓力，以及多媒體電子娛樂的影響，多少分散了他們的精力，而練習樂器的時間便縮水了。」但想起一九八二年剛來香港的時候，從沒有人打鼓，而到今天遍地都有自己的學生，「這樣的狀況可以說很樂觀，但也希望學生們演奏水準能夠越來越好。」閻學敏說。

音樂會之外，「香港鼓樂節」還將推出更多鼓樂演奏會、展覽、互動遊戲及比賽。第十屆「香港活力鼓令24式擂台賽」將於本月二十七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小學組決賽、冠軍隊伍演出及嘉賓示範演出。「鼓王群英會XⅦ」於今晚八時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，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。詳情可瀏覽網站www.hkco.org。

▲閻學敏認為敲擊樂靠的是雙手，要快、要準 本報攝

◀上屆「香港活力鼓令24式擂台賽」冠軍黃宣寧

▲香港本地鼓樂團赤煉鼓樂團

東華痘局

陳天權

與你同遊

堅尼地城西寧街巴士總站的公廁旁，置有一面寫上「東華痘局」的西式拱門，現場只有寥寥數語講述痘局的興建和拆卸年份，並無交代它與百年前天花肆虐香港的一頁歷史。市民上車下車經過，沒太在意它的存在。早年香港政府對天花這種傳染病束手無策，一八七一年在昂船洲海面停泊天花船，將患者運往該處隔離。但市民不接受這項安排，大多拒絕求醫。一九〇七年東華醫院董事局向政府申請，將原用作收容鼠疫患者的西環分局，改爲收容天花患者的痘局。政府同意，一九一〇年啓用。東華採用中醫藥治療，又派人前往國家醫院學習種痘技術。華人雖抗拒西醫，卻樂意到東華接種牛痘。

當時正值東華醫院籌建廣華醫院，政府撥出何文田一幅土地給東華另建一所痘局。一九一一年廣華醫院落成，油麻地痘局移交廣華管理。其後天花疫苗逐漸普及，使用中醫治療的痘局因此式微。一九二一年廣華將油麻地痘局交回政府，天花患者由廣華治理。

堅尼地城的東華痘局在一九三七年發現有麻風病患者，促使政府要求收回痘局，改作傳染病醫院。幾經磋商，東華董事局翌年議決把局址交還政府，政府隨後發放五萬元給東華購置嘗產，以作補償。戰後傳染病醫院拆卸，僅餘奠基石（可能屬於西環分局）和東華痘局拱門，一九六〇年代政府開闢加惠民道時移至現址。

堅尼地城巴士總站旁的「東華痘局」拱門

滿城都是戈達爾

張泠

鏡屋

那天下課後，與教授Jim走過黃葉蕭疏的六十街。一輛工程車拖着尾巴疾馳而去。他笑道：每次看到這家公司的車，都會想到戈達爾（法國電影導演，新浪潮代表人物之一）。我念着車上的噴漆字母：J-L-G。Jean-Luc Godard……戈達爾+建築公司／包工頭，滿城跑着戈達爾家的財產……這意象非常戈達爾，甚至有點愛森斯坦的「蒙太奇」效果。也想起在北加州的卡梅爾小鎮，有戶人家門牌上書：Gordard。一字之差，也許五百年前是一家。

在北京電影學院時，「標準放映廳」比較常放映的戈達爾電影有《卡賓槍手》（一九六三）、《狂人皮埃羅》（一九六五）、《中國姑娘》（一九六七）及《芳名卡門》（一九八三）。懵懵懂懂地被他引入電影史。在芝加哥大學，「世界電影史課」被分爲「無聲」和「有聲」兩部分（一九六〇年代之後部分尚需發展）。前者始於盧米埃爾，終於茂瑙的《日出》（一九二七）；後者始於《爵士歌王》（一九二七），終於戈達爾的《精疲力盡》（一九六〇）。所謂劃時代意義。

芝加哥藝術學院的影院每年夏天都要重溫《蔑視》（一九六三）和《我略知她一二》（一九六七），便去過了幾回癮。《法外之徒》（一九六四）某些場景引發貝爾托魯奇以《戲夢巴黎》（二〇〇三）致敬，害得人走在盧浮宮裡時浮想聯翩。戈達爾的《電影史》（一九八八——一九九八）系列頗考驗內功，出現大量來自不同電影的畫面，系裡幾位海量觀片教授華山論劍的結果是，Tom Gunning老先生認出的電影最多。

山東龍山文化玉刀

李英豪

閒情性閒

要收藏我國「眞古」新石器時代玉器，難度極高；經歷如此悠長駸駸歲月，能夠留存迄今之「土古」，既難保持完美，更難有機緣可以遇見，且莫說擁有了。坊間充滿一大堆「僞古」，舊仿新仿者不可勝數。

筆者收藏高古玉器四十載，慚愧只能尋得數件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眞古珍品而已。經驗告訴我，龍山文化之眞古玉器更難覓。其實，粗略地可分爲山東龍山文化和中原龍山文化；前者乃繼大汶口文化發展而成，造型、紋飾以至鏤空（透雕）工藝等皆較精美，其年代約爲公元前二千三百年至一千八百年。黃河中游與陝西龍山文化等根本上是另一種不同文化，不能混爲一談。

最初筆者在博物院所見之山東龍山文化玉器，不是玉龍或鏤刻玉鳳（其實山東龍山文化與「龍」無關，出土器亦無龍紋，而是古獸面紋），卻屬一些素面無紋飾之實用性玉器，諸如**附圖**的長形三孔玉刀（神木縣出土者則僅有兩背孔）；與青蓮崗文化之一孔和七孔兩種玉刀迥異）。另爲玉錛（在日照下始見兩面原來皆淺刻獸面紋）、玉斧、玉鏟和玉鑿等，均爲生產工具。

村支書臉譜

慕秋

紅塵記事

深圳大學副教授徐晉如說：「從沒讀過莫言的作品，但只要看他長得一張村支書的臉，就知道這人絕不可能寫出好作品。」他甚至認爲莫言的很多行爲「極其的猥瑣」。

看莫言的臉，可知道他是華東農家人出身，但村支書的臉有共性特徵嗎？徐晉如見過多少個村支書？廣東省的村支書和山東省的村支書有相同的臉譜嗎？

慕秋曾在農村生活許多年，倒眞是見過不少位村支書。晉南黃河邊有一條村落，住着三千多人。吃大鍋飯的年代，一點兒委屈！」六月頭搶收小麥，村人剛收工，聽支書在廣播裡喊：「天氣預報有雨，趕快下地龍口奪食。」立即不吃不喝奔出門去。這位支書有兩次被上級任命爲公社及縣委的領導，但因村民們在他家門前長跪不起而作罷。這位支書的臉與莫言的臉大相逕庭，卻同是有作爲的人。

有評論者認爲徐晉如是「以貌取人」，是想趁機罵人炒作自己。徐晉如則反駁：「沒有閱歷的人很難理解以貌取人的正確性。」徐晉如今年不到四十歲，平時穿着長衫，研究詩詞，他對自己的定位是「文化遺民、古典中國的孑孽」，他的閱歷足以理解「以貌取人」的正確性嗎？

這條村的村民沒有偷懶耍滑，因爲他們心甘情願接受支書的領導，同舟共濟過着豐裕的生活。支書說：「我們村沒有眞正的地主富農，鬥誰啊？」「北京娃兒遠離父母，不能讓他們受

秋風起分百病生

思健

醫學與養生

秋風起，人們已普遍感受到天涼好個秋的來臨。不過須留意有蕭瑟秋風一詞，它形容了某種冷落、淒涼的負面感覺，因爲秋天往往是個多事之秋，百病易生正是源於秋風起矣。

中醫將引起外感病的原因稱爲外邪（淫），而六淫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熱中，風是六淫之首，且後五淫一般都依附着風而入侵人體，如風寒、風熱、風濕、風燥等是也。古醫書《素問》中，還有「風爲百病之長」的說法，這是因爲風的行蹤很是詭異，它來去無蹤、變化瞬息。秋風起時，極易乘虛侵犯人體的頭面部或四肢體表部。人之肺也是最易被侵犯的臟器，秋天多風雨和乾燥氣候，是誘發秋季乾咳、哮喘、慢阻肺及感冒的外邪因素。

風邪致風病的種類不下百種，如我們熟悉的有傷風、中風、驚風、痛風、風疹塊、風濕、鵝掌風、雞爪風、大腳風、羊癜風等。民間常用的還有腦風、頭風；風熱眼、耳防風；唇風、喉風、舌風；風厥、風痱和半肢風等。

因此，秋風起時，尤其是深秋接近立冬時，人人都要有預防風病的意識。一些高血壓、冠心病、糖尿病患者更要堅持進行干預治療，將血壓、血脂、血糖指標控制在理想範圍，以防心腦血管病的危象發生。中風病人的突然昏倒，不省人事，可以凸顯「風病」的飄忽無定之特性。

再見艾曼妞

吳昊

人間百貨

荷蘭艷星施維亞·姬絲桃（Sylvia Kristel）逝世，再見，艾曼妞。

施維亞憑着法國軟性色情片《艾曼妞》（一九七四年）蜚聲國際，成爲上世紀七十年代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銀幕「性女」，亦掀起了大銀幕的性解放，影響深遠。

當時的歐洲影業正處低迷狀態，而名利雙收的《艾曼妞》及其續集，令製片界眼前一亮，看見新的財路，順應所謂「性解放」的時代需要，大量推出軟性色情片，備受思想開放的青年男女觀衆歡迎。無須大明星大資本，只要找來幾個放浪男女在鏡頭前肯脫肯做（愛），慳水慳力，成本低利錢厚，確是如意算盤。要知道七十年代初，歐洲率先掀起性解放浪潮，衝擊保守的社會道德建制，以往電影檢查尺度森嚴，製片要循規蹈矩，但時移勢易，連拍片也打着反建制旗號，在鏡頭前寬衣解帶，一呼百應：「性愛無罪！」

我還記得，當年大量這類「歐洲製造」的片子登陸香港，《艾曼妞》在兩家戲院放映，場場爆滿，轟動一時，映了二十二天，收六十萬元（當時票價平均二元，所以相當可觀），落畫之後又轉戰二輪戲院，一樣大賣，還要多次重映。於是，艾曼妞之名變了票房保證，什麼《野性艾曼妞》、《東京艾曼妞》、《神女艾曼妞》、《艾曼妞之女》等傾巢而出，好不熱鬧。

當然，本地片商也不甘後人，立刻投其所好，拍了一部《香港艾曼妞》（由狄波拉飾演艾曼妞），票房勁收一百一十萬元，亦成爲一時之美談。